

在一个冬日上午的惆怅中,我读完了詹姆斯·索特的长篇小说《光年》。这本书里的句子,总是好得想让人一读再读,然后忍不住抄写下来。比如,作者写建筑师维瑞每晚给两个年幼的女儿读故事,写他想把最好的、不可能的东西一股脑塞给女儿们时的那种急迫、无力与无奈,真是太贴切了。“他给她们读故事,每晚如此,仿佛在给她们浇水,仿佛在给她们培土……”因为巨大幸福,“没有幸福像这种幸福:寂静的清晨,来自河流的光,周末就在眼前。他们过着一种俄式的生活,一种丰美的生活,彼此紧密交织……它像一件衣服,这生活。外面美丽,里面温暖。”

读詹姆斯·索特写出的句子,对疲倦的大脑是种修复。他的句子琐碎、密集、跳跃,又彼此补充,有长长的气息闪着光点穿行在文字中。这是个不爱用顿号的人,停顿,他习惯于画个圆圈。利利索索,没有遗憾,就像某种理想生活。一个人的文字和语句,就是他

整个精神生活。迈克尔·德达说:“詹姆斯·索特仅用一个句子就能令人心碎。”这话可能有点夸张了,他的句子读多了,你的心当然不会碎为齏粉,但你可能将永远不会忘记有本书叫《光年》,有个飞行员后来写小说,他的名字叫詹姆斯·索特。

不过,世间事也总有例外。詹姆斯·索特和他的《光年》在有的读者那里,竟然会看得毫无兴趣,半路放弃;或者,是逼着自己看完了,过后却没有任何印象。这样的读者,我在朋友圈里先后遇到过两个,或者说,遇到过两次,一次一个。每一次,都令我心惊。

为什么呢?古人讲“持志如心痛”,我想持书而读也是如此。读书是个与书同生共长的过程,需要在精神认知深处,至少在语言结构和故事经验的层面去反复消化一本书,让这本书化为一团自己的精血,若不如此,那些写在纸上的语言带来的些微触感一定会很快消

洄游与缅怀

成向阳

不久就会了无印象。但认真读过某本书且与书同生共长的人,身上一定会留下这本书的痕迹,即使肉眼看不见,但那种痕迹也一定存在。一个读书人就是他所读过的书的集合,那些反复阅读与消化的思维动作叠加在他的身体里,推着他向前走,去行动,去做灵魂驱动他必须要做的那些事。就像《光年》中的女主角芮德娜那样。这个充满吸引力的女人,同时也是一种别样生活的象征——正如她的丈夫维瑞所理解的,那种充满了诱惑力,却使你的生活在冒险中出现裂缝并慢慢崩塌的生活。

在书中的一个章节里,芮德娜给自己的两个女儿写了个鳗鱼的故事,并要求丈夫给这个故事配上插图。关于鳗鱼,她写道:“它们生活在淡水,但一生中有一次,仅仅一次,它们会前往大海。它们一起踏上旅程,雄与雌。它们将一去不

返。”第一次,当读到这条雌性鳗鱼时,我的心就一跳,这是芮德娜出走的前奏啊,她终将在突然到来的某一天,离开维瑞的房子。那房子正建在河口上。

《光年》的开篇就呈现了一条神奇而有英雄气质的大河,它正像印第安人所说,“两边都流”。它带着咸味,毗邻海湾,同时远接森林和冰川。在那幽深的河底,鳗鱼沉睡,它们每一年都洄游至此,并像芮德娜故事中所说的那样游向大海。每一条鳗鱼都不会忘记自己洄游的道路,因为一生一次向着大海洄游的漫长旅程,便是它们对出生地的深切缅怀。

而真正的阅读,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次漫长的精神洄游与缅怀。一年又一年过去,作为一个阅读者,在自己喜欢的书籍中,你永远也不会忘记那温润的水流带来的心灵触感,它们的纹路与流速,已经深深镌刻于你的精神基因。清人宋琬有诗曰:“身是蠹鱼酬夙债,黄河浪里读书灯。”那些浪里点灯而读的鱼啊,它肯定不会忘记自己的一身鳞片是从哪里来的。

西天取经的队伍好不容易凑齐了师徒五人,次洛对“师徒四人”的说法一直有意见,他认为白龙马是取经路上不可或缺的挚友和伙伴,不能因为它是一匹马而从师徒中剔除出去。“如果可以这样,那孙悟空是一只猴子,猪八戒是一头猪,他俩也不能算进来,西天取经的就只有唐僧喇嘛和黑脸和尚(沙僧)两个人了。”如果有人提到“师徒四人”这种说法,次洛就会言之凿凿地这样辩解一番。可是如今,次洛辛苦组建的西天取经的队伍真的就只有师徒四人了,缺了的那一位不是白龙马,而是猪八戒。曾经的猪八戒自称美猴王,另立门户,组建了自己的西天取经队伍,这就自动退出了次洛的西天取经队伍,这让次洛沮丧又气愤。沮丧的是好不容易组建起来的队伍又少了一个人,气愤的是,猪八戒不顾他的颜面,居然自个儿做了孙悟空,而且还要让他当猪八戒!

次洛一旦想起这件事情,就气得咬牙切齿。

气愤归气愤,那是无可奈何的事儿。老师说了,谁学习好,谁的考试成绩好,谁就是孙悟空。所以只有好好学习,才能够坐稳自己孙悟空的这把交椅。好在开学以来的几次考试,都是次洛险胜,算是没有在猪八戒面前丢份子,只是自己不断增加的体重和圆嘟嘟鼓起的肚皮让他见到骨瘦如柴的猪八戒时,不得不远远地躲开,尽量不和他打照面。次洛决心加强学习,在学习成绩上保持压倒猪八戒,再就是管住自己的嘴,少吃点儿,能够瘦下来一点儿,让自己的体重不要朝着猪八戒的方向发展。可是每次在家吃饭,当散发着炒青稞芳香的糌粑和浓郁的羊肉手抓的香气扑鼻而来时,次洛不由自主就要多吃几口,所以,他的体重一直处在悄然增加的状态,这也让次洛无可奈何。

让次洛欣慰的是,他比以前更爱学习了,特别是地理课,让他学会了许多知识,看到了更远的远方:地球的形状是圆的,有两极和赤道,由地壳、地幔、地核构成。地球上山脉、高原、平原、丘陵和盆地。世界上有七大洲,四大洋。中国有长江、黄河、澜沧江,三条河流都是从青藏高原发源的。

“青海是我们可爱的家乡!”老师在课堂上不止一次地这样讲过。但当次洛得知通天河就在青海时,还是惊讶地睁大了眼睛。那是在一次地理课上,老师讲到了长江:“长江发源于咱们青海唐古拉山脉的各拉丹冬雪峰,它的上源,也就是从源头到玉树的那一段,咱们叫通天河,从玉树到四川宜宾,它被称为金沙江,宜宾以下始称长江……”

相逢于时代

汤朔梅

整理旧物,看到当年在时代中学学习时学生邹斌的来信。尘封的旧事遂被激活。时代中学在静安区,前身是圣芳济学院,已有150多年的历史。1981年秋,我们来到那里实习。至今,四十三年过去了。套用辛弃疾的词,“四十三年,望中犹记,烽火扬州路”。那时,我们常哼着“要靠你,要靠我,要靠我们八十年代的新一辈”的歌曲,展望着遥远的新世纪。在拥有了六元钱一张的月票后,融入大都市上班族的公交车。

每天出门前,福民一定要照回镜子。他后面的头发天生翘着,像反毛雄鸡。于是他热毛巾焐,焐后再梳,梳了再照镜子。他知道作为老师,要注意仪表。我们一起实习的有六人:庄临安、辜也平、王智琦、福民、小蒙。团支部书记庄临安是组长。清一色男生。学习委员刘菲戏称我们为“时代六君子”。

学校大多是四五十岁的教师,年轻的我们,无疑给学校注入了活力。学生们更愿意和我们接近,因为我们年轻。学校拨一间教室,给我们办公,除了听课、备课,我们在这片天地里大声朗诵蒙托夫的诗。那可是个诗与文学的年代。

我的带教老师陈庆福,五十多岁,清瘦,头发斑白。知道我写诗,他将徐志摩、戴望舒的诗集借给我,说自己年轻时也喜欢写。一次好像过节,师生联欢,跳舞、唱歌、朗诵,其中一位教政治的老师,样子像保尔柯察金,腿长潇洒,舞跳得特别好,什么都会,还会朝鲜舞,原来他是参加抗美援朝转业。而陈老师好像朗诵了《团泊洼的秋天》,他身心投入地演绎了郭小川诗情的跌宕起伏,感染了在座的人。

庄临安曾获上海市第一届大学生演讲比赛一等奖,他给全校师生作演讲,口才了得,声情并茂。老师们说,恢复高考后的大学生真有才。因为他的演讲,我们赢得了更多学生的仰慕,也激励了他们考大学的志向。

距婚宴开始的时间——十八点十八分,还有半小时。大家围坐着闲聊。

硕大的喜糖盒很占位置,有人提议收起来。拆开来一看,真是内容丰富,有怡口莲,有费列罗,有西梅,有红枣,有曲奇,还有必不可少象征小日子蒸蒸日上步步高升的云片糕。

对云片糕,大家是有特殊情结的。那时候的包装没有现在的精致:五六片一小包,两小包装一盒。我记得很清楚,崇明陈家镇的二姑妈来了,她必定携两条红纸包装的云片糕往我妈手里塞。我妈转手就把云片糕藏麦仓抽屉,都找不见云片糕踪影。

等我们仨中有哪个身体发恙吃不下饭时,母亲便会变戏法似的拿出云片糕来。可是那云片糕已变得石头一样硬了,需用菜刀连纸切段。我们每人分得两三厘米长的一段,那必定是放在裤袋里,留着上学的路上吃。碰巧跟最要好的朋友同行,就掰两片与她分享。更美的是上课时,一只手握笔,一

只手在裤袋里小心地搓,搓下来玉米粒大小的,就趁老师转身写黑板的当儿,快速地送进嘴里,然后用唾液美美地滋润它,尽量让它在嘴里停留的时间长些,再长些。当然这节课在记忆里就韵味悠长了。

云片糕的来源有时很意外。比如,外婆当了回月老,新人永结同心后,来感谢牵线搭桥之情,会奉上两条云片糕。我跟外婆睡,就“近水楼台先得月”,我独享一条,弟弟妹妹分享一条。此时,我会很大大方方地掰几片塞进外婆外公的嘴里,赚得一片孝顺懂事的夸赞声。

后来,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不知不觉间,云片糕淡出了人们的生活。

再见它的身影,是在古镇了。游客们在狭长的青石板路上徜徉,两边的店铺,林林总总,有酿米白酒的,有卖牛角梳的,有打牛皮糖的,还有做桂花云片糕的。那糕软糯软糯的,镶嵌着红绿的丝,有大

小不一的各种包装,也有现场切片装盒的。我们忍不住买几盒回来,当作伴手礼,送办公室同事。

跟九年级学生聊《儒林外史》,说到严贡生,就不能不说到云片糕。严贡生“碰瓷”赖钱,就动用了云片糕这道具。那日,严贡生在船上,头罩上发,两眼昏花,口里作恶心,他将钥匙开了箱子,取出一方云片糕,剥着吃了几片。剩下几片云片糕,被搁在后鹅口板上。掌舵的害馋痂,左手扶着舵,右手拈来,一片片送进嘴里了。严贡生只作看不见。少刻,船拢了码头……严贡生转身走进舱,问四斗子他的药在哪里,还称“方才我吃的不是药?分明放在船板上的!”掌舵的还不以为然:“无过是些杏仁、核桃、洋糖、面粉做成的。”严老爷却怒了,先骂掌舵,再夸大自己的云片糕有多珍贵,更是渲染后果的严重性……

分析完严贡生的人物形象,要求学生揣摩作者的写作意图。

有学生问,云片糕是什么东西,好吃吗?我们都笑了。

然后,我把席桌上的喜糖盒收拾起来,我要带回去给学生尝尝云片糕的味道。

日出东方(摄影)

郑宪章

老师,您说的通天河就是《唐僧喇嘛传》里提到的通天河吗?”次洛急忙问老师。

“你说的《唐僧喇嘛传》其实就是《西游记》,《西游记》讲的是神话故事,神话里的通天河也许就是现实中的通天河啊。”老师听了次洛的问题,托着下巴,抬头望着天花板,想了又想,这才高深莫测地说。

老师的这句话让次洛和同学们更加感到云里雾里。对那时的次洛来说,玉树是一个遥不可及的地方,当他知道那里有条通天河后,觉得那个遥远的地方变得亲近了。他向往着自己长大以后,到通天河畔去走一走看一看,他甚至希望见到驮着唐僧师徒五人跨过通天河的老乌龟,让它原谅他们:他们一路上历经千辛万苦,终于见到心心念念要见到的佛祖,取到了心心念念要取到的真经,那是多么紧张、多么激动的事儿啊,一紧张一激动,就把有些事儿给忘了,这是很正常的。他们再次见到你时,心里也一定很抱歉。次洛打算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去说服老乌龟:有一年六一节,学校举办运动会,次洛拿了短跑第一名。上台领奖的时候,校长亲自给他颁奖,他打算当着校长的面感谢一下每天带着他们在操场上训练的体育老师,等拿到红彤彤的奖状和一只画着“草原英雄小姊妹”的铅笔盒的奖品时,他却又紧张又激动,结果一句话也没说,就慌忙跑下台来了。后来每次见到体育老师,他都满心歉意。

次洛还想,到时到了通天河畔,要带上一条哈达,献给通天河,也献给老乌龟。

七夕会

金秋周末,我与三位闺蜜,踏上了期待已久的川西之旅。幸运之神眷顾,我们不仅赶上了彩林最绚烂的周期,还拥有了有一路晴朗的好天气。像是追光者,追逐着造物主有心洒在川西大地的绚丽色彩,从低海拔向着高海拔渐进前行。

旅程始于成都,途经雅江、措普沟、格聂神山、理塘,最终抵达稻城亚丁。

第一晚,夜宿雅江。漫步悬崖边。虽是全国最小的县,但午夜也是灯火通明,市井气十足,狭窄的街道,错落建筑,是小城独特的气质。

措普沟,素有“康巴第一圣

湖”的美誉,我们在二十公里的山谷中,找寻一幅幅浑然天成的水彩画卷,火红的枫叶、金黄的白桦、墨绿的青松;马路上随时可见泡过温泉的牦牛,毛发油光发亮,招摇过市,如高原上的“温泉使者”。被原始森林环抱的措普湖,神山、落日余晖倒映其中。

清晨的措普沟更是妖娆,热气升腾,云雾缭绕,仿佛仙境。在格聂神山的寺庙外,成群的藏马鸡在五彩斑斓的落叶里刨食,为宁静的周遭增添了几分灵动。在海拔4000米的地方,我们戴着藏式帽子,穿着各式外套,在理塘古城,变身“高原时尚达人”,上演一场“时装秀”。旅行

川西秋韵

李元红

深度接触,让彼此亮出各自隐藏在心灵深处的灵魂。

从理塘前往亚丁村的途中,车子在两山间沿着河流边行驶,潺潺溪流,斑斓的色彩,鹅黄、金黄、橙红、深紫、绿色等色彩在阳光下交织,除了喜悦、惊叹,无法用语言描述它们浑然天成的美。

隔日一早,乘坐景区巴士进入亚丁景区,远眺雪山巍然耸立,我们如沧海一粟。从洛绒牛场到贡嘎措,我们选择骑马前行,感受古时茶马古道的韵味。下午,领队带我们从冲古草甸出发,向海拔4000米的珍珠海进发。队伍踩着落叶,迈过“N级”台阶,穿过

原始森林。返程时,惊喜发现观日照金山的好位置,等候半小时后,见到了圣山别样的妩媚,夕阳为雪山镀上一层金光,那一刻的震撼永远铭刻于心。

稻城亚丁,处处层林尽染,红桦、白桦在阳光下游耀生辉,与雪山相映成辉。无论远处的一抹红,还是近处的一株鹅黄,美到极致,触及心灵的震撼,既有江南水乡的婉约柔美,也有塞北草原的粗犷豪放,还有雪山大地的深远高旷。

川西秋韵,梦幻之旅的斑斓记忆。若干年后,当我们白发苍苍,依然会记得这片高原上的美景。旅途中留下的美好瞬间,都将成为我们永恒的珍藏。

旅行



日出东方(摄影) 郑宪章

这些都是欣慰的回忆。